

從書影與版本鑑定談起--讀《東海館藏善本書目新編》札記

郭明芳*

所謂「書影」，即以攝影、掃描技術將古書一葉至數葉存真地錄複之謂。當然還有一種書影是直接取古書殘葉編輯而成，但這類書影成書並不多，且價昂。以筆者所知，1953年蘇州舊書肆主人江靜瀾父子曾將古書殘葉收集編為《文學山房明刻集錦初編》；顧頡剛(1893-1980)在序中稱「研究版本學者得實物之考鏡」者。最早的書影可以推到清末所謂「留真譜」之類石印著作，然隨著科技進步，此類書影之書愈精細，幾可亂真。書影在版本鑑定上有何功用，筆者認為在未得原本情況下，可對某書進行比對，判別是否同版。這前人或有論述，如沈津(1945-)在〈一部待商榷的「宋刻本」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〉一文談到一般對《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》著錄作「宋刻本」、「宋刻元明遞修本」，但其經眼過幾部館藏與相關書影後，從「流傳有緒」觀點斷定是明代所刻印。他同時談到當代出版的書影在版本鑑定上的價值，他說：

今天的影印條件，遠非昔日可比，影印出版的各種版本圖錄，都為我們進行版本鑒定提供了新的佐證。經用各種圖錄中書影核對，可知「中國國家圖書館」(「鐵琴銅劍樓」本)及「浙江圖書館」(孫氏「壽松堂」[本])、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」、臺北「故宮博物院」(沈仲濤「研易樓」本)四部當是一版。其特徵在上集卷一第一行「碑」、「集」字下有斷版。第五行中之「梅」字有斷版，第六行第一字「應」字第三筆一撇僅存一半，又此行中之「忠」字，缺去中間一點。...

目前有許多館製作紙本「書影集」、「圖錄」雖可為我們利用，但多只是精選館藏，而非某館全部所藏，侷限性仍在。另一方面，隨著網路技術發展，館藏古籍書目／影像資料庫亦應運而生。現今許多圖書館所建立的「館藏善本影像資料庫」、「數據庫」之類也多附書影，亦有相同效果。在此先介紹幾個可資利用的網站資料庫。

1. 臺北「國家圖書館古籍影像檢索系統」，網址：

<http://rarebook.ncl.edu.tw/rbook/hypage.cgi?HYPAGE=search/search.hpg&flag=d>

本檢索資料庫系統為臺北「國家圖書館」所製作，並可檢索該館線裝書。每書有詳盡基本資料與 jpeg 書影一幀，書影以某書卷一葉一為主，並可依所需圖檔大小，以另開視窗方式呈現。若干圖書已數位化則提供全文影像閱覽，

* 東吳大學中文所博士生

近年該館積極整理館藏，編輯書志、館藏數位化，有目共睹。吾人可從該校「圖書檢索系統」進行搜尋，如為線裝古籍，且已數位化，則另開連結方式呈現該古籍全貌。或者直接點入該館「數位影像檢索系統」進行檢索。該資料庫採照相攝製 jpeg 圖檔，按「拍」呈現。惟若干古籍基本資料有誤，需參照沈津主編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》（2012 版）。按，本資料庫雖屬英文介面，但可使用正體中文輸入檢索。



4. 中國大陸「學苑汲古：高校古文獻資源庫」，網址：

<http://rbsc.calis.edu.cn:8086/aopac/jsp/indexXy.jg.jsp>

本資料庫為中國大陸（含港、澳）廿五所大學圖書館藏古籍資料庫，嚴格算來屬於「書目型資料庫」，若干館藏亦提供某書一至數幀 jpeg 書影影像。按，本資料庫亦可使用正體中文輸入檢索。



5. 浙江大學圖書館「古文獻資源網」，網址：

<http://210.32.157.68/TPI60/Default.aspx>

本資料庫亦屬「書目型資料庫」，可供檢索該校古籍（含現代影本）資料，如屬該館古籍且有攝製書影者，可直接點選「書影瀏覽」查閱。按，本資料庫亦可使用正體中文輸入檢索。



以上簡單介紹幾個有附書影的資料庫工具，提供參考。筆者讀東海館藏《善本書目新編》發現一些著錄尚有待商榷處，以相關書影核對，提出個人想法，以就教於方家。

《牧齋有學集》



「東海館」藏《牧齋有學集》書影

「東海」館藏一部十四卷本《牧齋有學集》，其版式為每半葉十行，行二

十字，板框 13.9×18.1 公分；四邊單欄，板心單魚尾、上方題「有學集詩注」，魚尾下題「卷之〇」及葉碼。又是書無任何序跋可資為鑑定參考，故據臺北「國圖」、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圖書館」著錄作「清刻本」。這樣著錄固然平穩無大礙，但如果能參考其他書影或許更能確認是書刊行時地等問題。

《牧齋集》版本源流，王重民（1903-1975）《中國善本書要·補遺》（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 8 月）稱：

按，繆荃孫《藝風堂文別存》有是集跋，稱：「《有學集》在從孫遵王處流傳於後，無錫鄒流綺刻於康熙甲，是第一刻也。鄒又刻吳梅村《綏寇紀略》，借名吳伯成興祚序，伯成控諸有司，至燬其版，此集遂同燬矣。康熙乙丑，梁溪『金匱山房』重刻此集，增入題跋雜文為卷五十一，各卷亦有增入，是第二刻也」。此本五十一卷，依繆說當是第二刻。惟卷五十一是鈔補目錄，自三十卷以後亦是鈔補。今《四部叢刊》影印本凡五十卷，題為原刻，兩本對校，殊難辨其孰為翻刻？孰為原刻？且此本各卷並不見增多篇目，惟卷三十一〈蕭伯玉墓誌銘〉：「弘光口南渡，遷光祿寺少卿，」「弘光」兩字係剗補，而影印本則並「弘光口南渡」五字削去之矣。鄒鎡〈序〉康熙三年（1664）（《補遺》，頁 21）

館藏此書 14 卷應該就只有《有學集》而無《初學集》。「史語所圖書館」藏本稱「題清玉詔堂改刻本」。而該館所藏者或應該是覆刻或影印「玉詔堂」的本子。筆者未能見到，故不論。又查有「北京大學」、「河南大學」等圖書館藏「雍正間玉詔堂刊本」《牧齋有學集》，據所敘述之版式行款皆同「東海館」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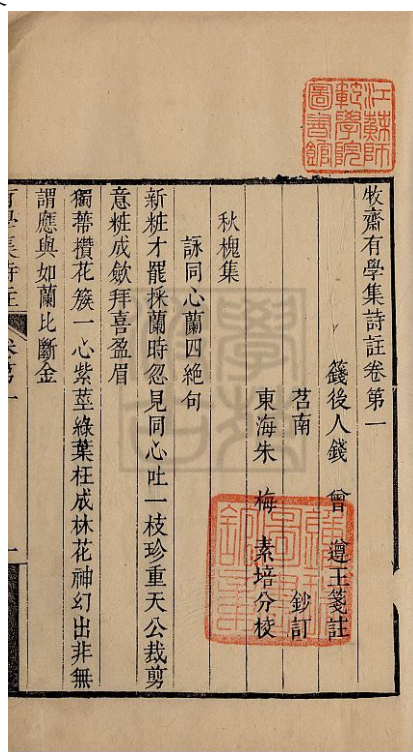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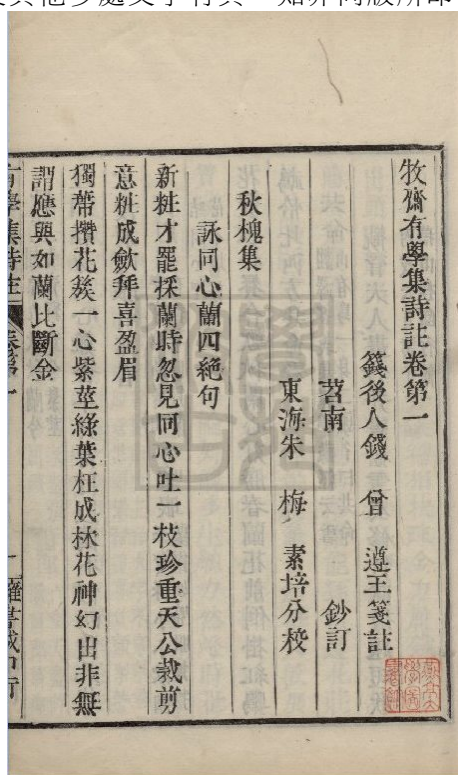


「北大」本扉頁

又查美國「華盛頓大學圖書館」藏一部明治 16（1883）年東京「擁書城」印行的《牧齋有學集》，並稱「據康熙玉詔堂本排印」。「國圖古籍影像檢索系統」有以下說明：

據清康熙間玉詔堂本刻字排印。v.1-14：《牧齋初學集詩註》，扉頁題：「初學集箋註」。板心題：「初學集詩註」。v.15-26：《牧齋有學集詩註》。扉頁題：「有學集箋註」。板心題：「有學集詩註」。牌記：「東京擁書城聚珍版印行。有學集詩註。」卷第 7 封底鈐記：「明治 16 年（1883）... 出版 ... 出版人愛知縣士族林安之助 ...」。木刻活字板，框：18 cm x 13.9 cm（第 1 卷，第 1 葉）。10 行 20 字。挖板缺字悉如玉詔堂刊本。清帝諱不避。封面署原藏書者姓名田島太斯。

據此，「明治本」底本或許是根據「玉詔堂本」而來？但很可惜的是，該資料庫未附任何書影，無由探得。又查「北大」、「浙大」等館亦有藏明治排印本，以「北大」館所藏書影核對「東海館」本，如第一行「卷」、「第」字，以及其他多處文字有異，知非同版所印，明矣。



「北大」藏明治排印本 「蘇大」藏乾隆間「春暉堂」刻本
又知「蘇州大學圖書館」藏一部乾隆間「春暉堂本」，透過書影比對，其

與「明治」間排印版爲不同本，可以確定。而又與「東海本」核對，則不謀而合。按，「春暉堂」，據瞿勉良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》載，「清浙江海寧人陳邦彥（1678-1752）的室名。邦彥字世南，號春暉，又號匏廬，康熙 42 年進士，仕終禮部侍郎，工書法。…」（頁 408）故可知「東海」本與「蘇大」本實同版印刷，惟「蘇大」本刷印較之「東海」本爲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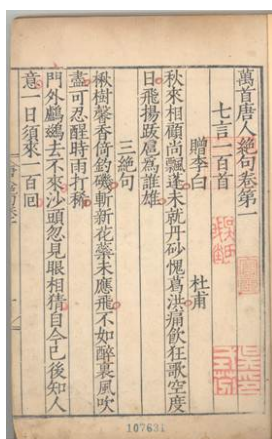
《萬首唐人絕句》

「東海」館藏《萬首唐人絕句》存十四卷五冊，其板式爲每半葉十行，行廿字，版心白口，白雙魚尾，左右雙欄，板框 14.7×20.1 公分。該館據光緒 15（1889）年「石蓮庵」題志並版心有「德星堂」刊字，訂爲光緒刊本。並云「此書僅存卷一至卷十四，共七言絕句一千四百首，無序跋，鈐有吳式芬印，不知是否據吳式芬《攔古錄》來定其刊刻持代。」是書爲吳式芬（1796-1856）舊藏。式芬爲清中葉山東籍藏書家、金石家，其生平可見《中國藏書家通典》（頁 569），此不贅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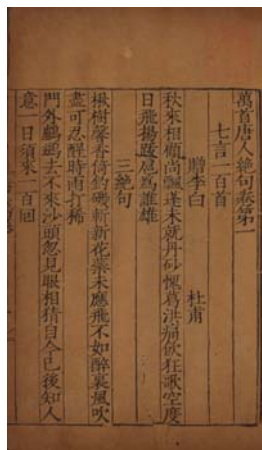
按，此書版式爲「白魚尾」應非清刊。蓋所見「白魚尾」多屬明嘉靖以降，迄崇禎間刊本，清中晚期未見此類「白魚尾」格式，此本或明代所刊印，此其一。

查「國圖」藏四部（一部殘本）嘉靖 19（1540）年刊本，前有洪邁〈序〉。其版式與「東海」本同，又以書影核對皆合。此其二。

又「德星堂」，「國圖」藏本或作「姑蘇陳敬學」。據楊繩信（1932-）《中國版刻綜錄》（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1987 年 6 月）載「德星堂」條，云「陳敬學，德星堂，1540（嘉靖 19）年刊《萬首唐人絕句》一百零一卷。宋·洪邁輯。」（頁 58）即是書。又瞿勉良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》著錄亦同（頁 638）。此其三。



「東海本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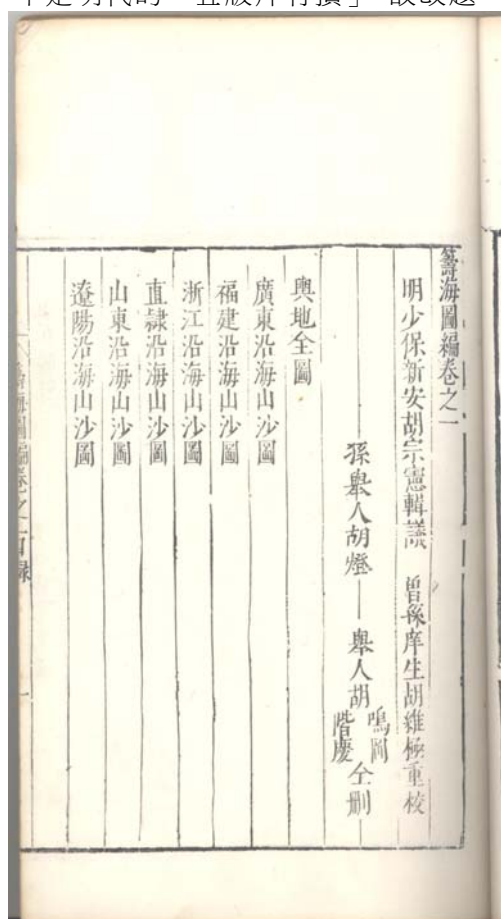
「國圖本」（李文田舊藏）

從以上判斷，「國圖」李文田舊藏應較之「東海」本晚刷印，「東海」本當是明嘉靖 19（1540）年姑蘇陳敬學德星堂所刊無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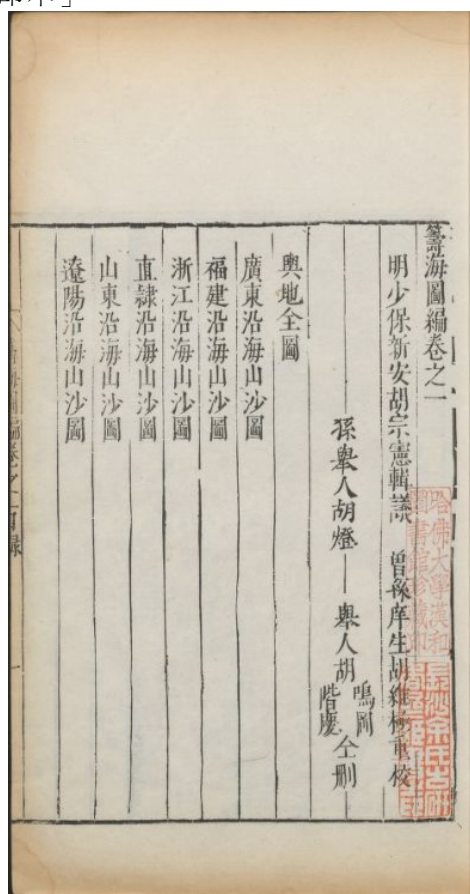
《籌海圖編》

「東海」館藏一部天啓刊本《籌海圖編》，該館謝篤興先生曾有撰文〈館藏籌海圖編版本述略〉（詳見該館《館訊》新 21 期）概述是書情形，可詳參，此不贅述。然此書訂為「天啓刊本」亦值得再三推敲。

經查美國「哈佛燕京圖書館」亦藏一部與「東海本」版式行款乃至文字或斷版處皆同者。該校圖書館網站檢索著錄「1624（崇禎 9）年胡維極」（China: Hu Wei-ji, 1624）刊本。然此部在該館新編《書志》改題「明天啓刻清印本」。針對這問題，筆者曾請教該館前「善本部」主任沈津（1945-）先生到底《書志》改題原因為何？先生答覆說，該館所藏者，從紙張判別，它「不是明代的，且版片有損」，故改題「清印本」。



「東海」館藏書影



「哈佛燕京」館藏書影

「本院」、「本人」的意思是一樣的，其實際情形當個案加以探討。

《世史類編》

《世史類編》一書，《東海館善目新編》著錄作「明萬曆三十二（1614）年馮夢禎序刊本」（頁104-105），蓋是本前後無牌記，僅依舊《錄》並前有萬曆32（1614）年馮夢禎序，訂為「明余彰德刊本，明萬曆三十二（1614）年馮夢禎序刊本」。

查此本臺北「國圖」有藏一部，其版式與「東海本」同，似與「東海本」同版。「國圖」據葉一署名，訂此本為「明萬曆丙午（三十四年，1606）書林張起鵬刊本」。



「東海」本



「國圖」本



「港中大」本

惟「東海本」最末印梓者署名與「國圖本」不同，「東海本」作「泗泉余彰德」，「國圖本」則作「賓字張起鵬」。另外，序跋部分「國圖本」又較「東海本」多出曹于汴〈識〉、余昌祚（署萬曆丙午[34年]）等與周之錦〈跋〉、朱京〈題語〉。又「東海本」於第二行李純卿「卿」字以下有斷版，「國圖本」無。又詳細比對字畫，可以得知兩版雖極雷同，實不同版所印也，例如「類」「草創」諸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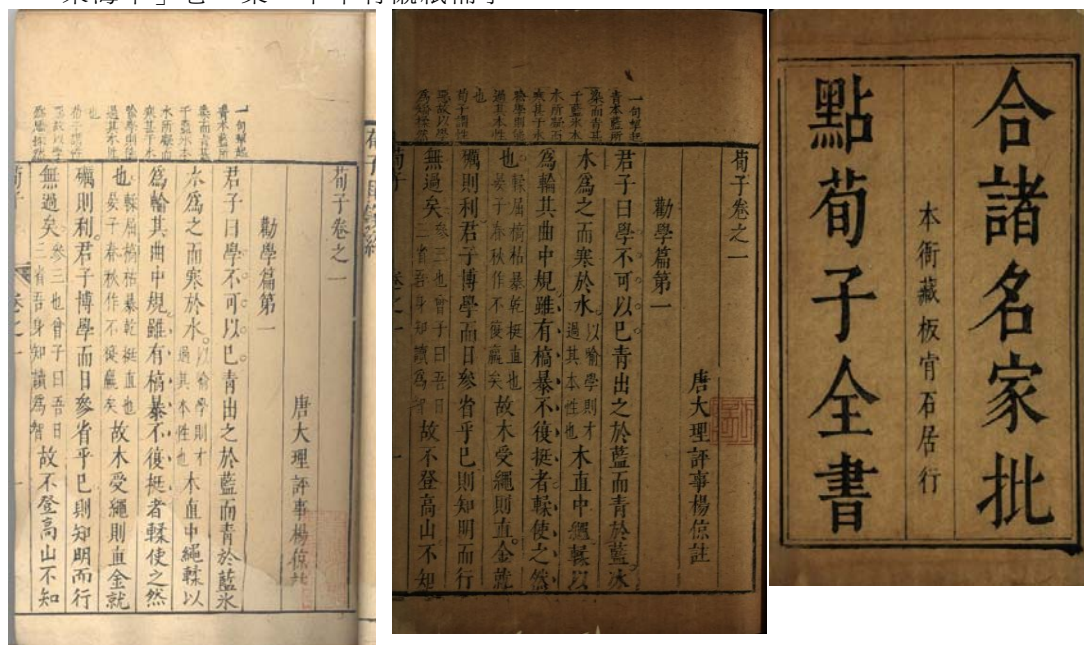
又「香港中文大學」亦有藏一部，著錄作「《新刻世史類編》45卷，明萬曆三十四（1606）年泗泉余章德梓」，經比對此與「東海本」同版無疑；但仍有細微不同，如序跋與「國圖本」同而無缺，又「東海本」第二行李純卿「卿」字以下有斷版，可以斷定較「港中大本」晚刊印。

按，余彰德有「萃慶堂」，瞿《典》作「明萬曆建陽人」（頁518）。張起

鵬有「毓秀齋」，瞿《典》作「明崇禎間人張起鵬的室名，起鵬字賓宇，業書坊。刻印過《新刻宋文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》20 卷、明李純卿《新刻世史類編》45 卷首一卷、明張九韶《群書拾唾》12 卷、《新鐫窮鄉便方》2 卷、楊慎《楊升庵先生批選史記市言》8 卷（頁 625）

從以上來看，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，《新刻世史類編》在當時或許是暢銷書，明萬曆 30 年代余彰德梓行，今存「港中大」與「東海」，從斷版處看，「東海本」或許較晚刷印。另外天啓、崇禎間張海鵬見到後亦仿刻印行，此與「東海本」當是兩版所印。這樣也可以說明為何「東海本」有斷版，而「國圖本」無的原因。

以上數例，筆者僅以所讀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》中認為有疑義處，提出一些想法；並本文同時也說明書影在版本鑑定上重要價值，尚祈方家不吝指正。至於其餘館藏中或無序跋，或未詳刊行時間者，都可以同樣利用相關網路資源以比對書影方式進行審訂，如館藏一部明刊《荀子》實為天啓間「冑[肯]石居」刊行，蓋此本與美國「華盛頓大學」藏本同。按，「東海本」卷一葉一下半有襯紙補字。



左一為「東海」本，二、三為「華大」藏本